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六

明 歸有光 撰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

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鄉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

而已有饑色弟尋死母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

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煞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汙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

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怪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爲意吳中子弟多輕儇遊冶鮮好衣服相聚集

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荅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奬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

傳人廣坐間出一語未甞視人顏色笑駡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没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乗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己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叙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人

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輿贅居塘北又為塘北顧氏輿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為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為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

隱君如其官隱君為人敦樸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為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

信令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
疊世先屬意隱君子為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
家人持官物即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為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
不變也或偽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
為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
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
某宅某墓地相鄰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

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税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於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為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樸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為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於墓存仁為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雍侯始著於吳錄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凡第一時起海上竝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覩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王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愧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殁之三年其子士瀹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横則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令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瀹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叙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

渡從家於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為太倉故今為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曽祖注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徳郎刑部主事父寛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竒愛之初為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歳携以之官毎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為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尋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

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强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為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十三元忠為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强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為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棨字宗肅世為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舉

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為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吕公並以八座居留都

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樁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為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為不法或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為囊槖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

具申報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斂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急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令轅門會寇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為寮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

閭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為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為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從祖母之外家葢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無没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歡飲上馬

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為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為興府良醫事睿宗
皇帝父戴隱君殁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

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

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

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

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

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

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為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

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

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

今日爭聶尚書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為裝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曽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為邢臺人祖罌宣德間以鄉進士為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歳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户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於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為冦圍公旹率衆守禦禦冦以解去正德初榷九江税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

求公絶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於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為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

冬陛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

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令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為恥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宫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曽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户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户部主事居士少爲諸生已有

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為首而户部乃次居四時户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㶇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刑盧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内艱服闋改肇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韙其能郡事多

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為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輕財收䘏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産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歳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為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

南詩集北上槀南歸槀西行槀五經韻語書經騈駁彚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没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吴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為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謭謭

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
予言為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
虞人後從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為玄本公
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
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
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

為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巳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
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决死生晷刻不
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為人誠樸
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
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
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
疾而終初濟叔為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
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内侍引入禁苑

偏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況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間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旦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黃籍邅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為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里詩

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葢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曷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内典有賣餳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凉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衆有譃語翁諫以為非大人在上者

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鑾以豪當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為宗鑾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為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没宗鑾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為家僮攜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

規建書院即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㑹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葢謂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於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囷貯菓郡别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

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毋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為鄱陽令嘗為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景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鵞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為楊氏贅壻不為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為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

拯為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為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没人產為事吳民寃痛今馬氏書謂熊為胡悞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覩死鶴事其所匡捄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為居長

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旣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為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為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旣老鄉里高其行縣為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

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於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

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輙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别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

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為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為縣書獄母曰為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

可賣蚊烟凉箑遣日乎可茶顧爲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效饋鮮菱者如仙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屨滿户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

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為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苶為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為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為不可用時

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為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荼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荼名御姓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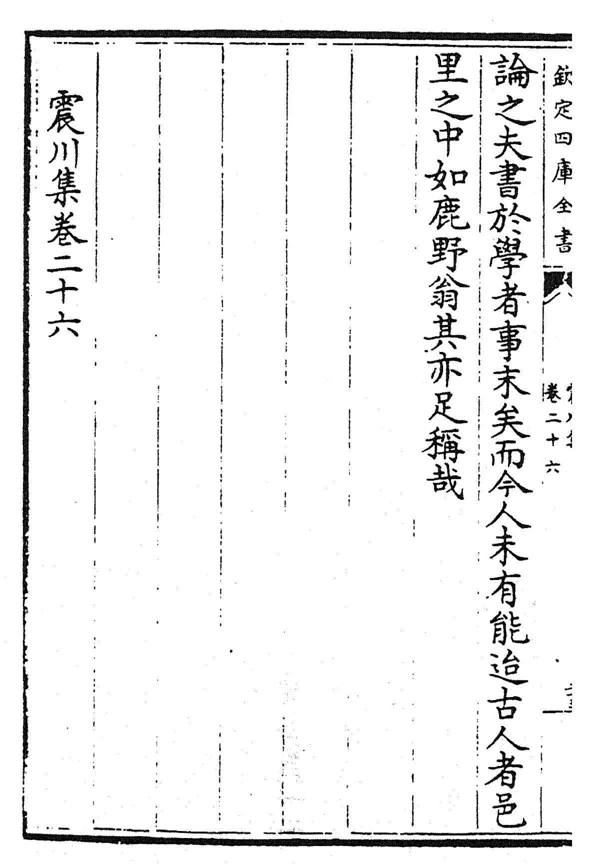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荼之孝施之於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

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輙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歛袵以聽焉又甞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余



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集卷二十六

震川集卷二十七

明　歸有光　撰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

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絶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輙顰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俯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

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間闔户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倩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寀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

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

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没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

不可聞常取中裙厠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户歲月遥遥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

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没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王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

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户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仡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刼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抗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

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擣仙花峒擒斬賊首復

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

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

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

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

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祀初王君父

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寇薄都城王郎

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

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亭國子博士譙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譙亭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

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吴祥九之妻節婦歸吴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間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輙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户引刀截髪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户走數里之

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塜間哭不絶聲諸大人
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
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强因為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
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
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吴氏大族其
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
而終為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
維京倅蘇州為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雉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吴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即蔡孺人

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
朱公時為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
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為御史
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為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
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為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
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
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
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為他家婦此子

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巳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謷女孺人為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邺其孤嘗寄人黄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鎔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巳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

其女曰吾死母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

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

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

攻文有孝行不愧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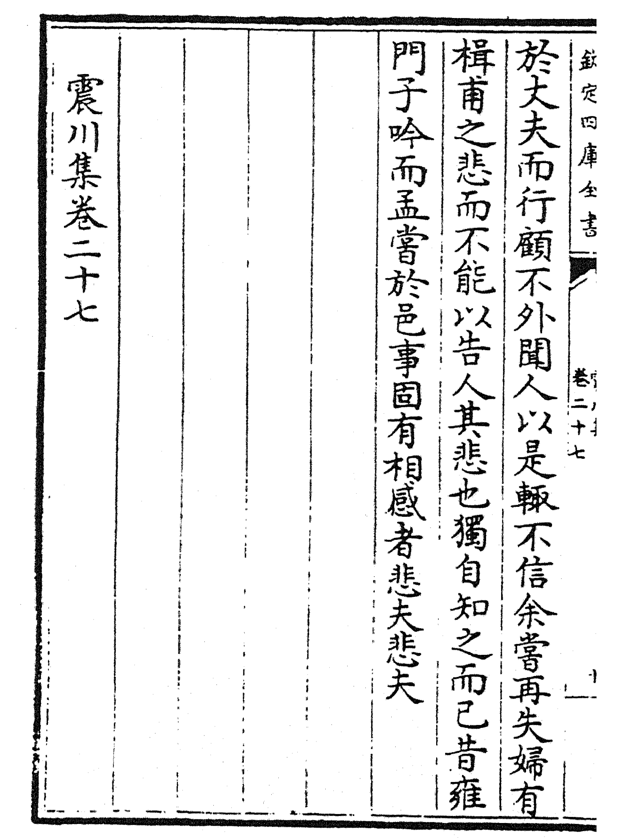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之

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

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欻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荊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卻袨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官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為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

絶無嫌閒楫甫從父官嶺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齎嫁尋死復為治葬具治家儲侍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慰恤姁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為奸利巧設方故以疑悞人謂之改兊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旣歿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輙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異



於大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輙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揖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寅